

鼻烟壶:寸天厘地 玲珑稀巧

□新华

如果你不准备花上亿元买一件官窑瓷器,你可以买些更物美价廉的东西,譬如:鼻烟壶。堪称浓缩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之精华的各式鼻烟壶,集多种材质、工艺、造型、纹饰于一身,而且变化丰富,小巧玲珑,令人爱不释手。

2010年5月和11月,享有盛誉的鼻烟壶收藏家夫妇玛丽和庄智博(Mary & George Bloch)之珍藏系列专场,在香港宝龙连续创下两场“白手套”佳绩。先说11月的第二场专拍,共计155件拍品,总估价2400万港元。结果不仅全部100%成交,总成交额也高达5483万港元,超出估价一倍有余。

其中,清乾隆瓷胎画珐琅葫芦形鼻烟壶以8384万港元卖出,成为本场亮点之一。此烟壶乃景德镇官窑之作,以金彩描画勾卷纹作底,上面满画缠枝藤蔓和葫芦,还别出心裁地模印了几个突起的小葫芦。但本场最高价来自清乾隆御制玻璃胎画珐琅开光莲花鼻烟壶,以9056万港元高价成交。此烟壶为透光白色玻璃胎画珐琅。前后二开光内绘以金地荷花荷叶,开光外画金地卷枝花纹,华贵而雅致。香港宝龙拍卖行中国工艺品部主管王杰安(Julian King)在拍卖后透露:“竟得此件玻璃胎画珐琅开光莲花鼻烟壶的买家是一位北京地产商。在5月份举行的首场专拍中,买下最贵拍品的也是他。原制于乾隆年间的北京宫廷御作鼻烟壶,终于可再次还于北京,这真是

值得高兴的事。”

此前的2010年5月,香港宝龙推出了首次“玛丽和庄智博珍藏鼻烟壶”专场。上拍烟壶140件,成交率100%,6600万港元的总额为原估价的近3倍。王安杰提到的那件最贵拍品正是图录封面上的一只铜胎画珐琅西洋人物鼻烟壶,以928万港元缔造了鼻烟壶拍卖史上最高价。此烟壶两面开光彩绘西洋人物母子图,背后绘洋楼与树丛,颈部绘绿地花卉纹一周。开光外则布满了欧洲洛可可式的S形卷叶纹。

中国鼻烟壶协会会长黑冠宇评论道:“此次拍卖,已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市场发生了某种特别的变化。”“这次拍卖的高成交额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台湾鼻烟壶协会创会长柯佐融说,“此前我们已经预料到会拍得很好,毕竟这些鼻烟壶是国际著名收藏家的藏品,品质很有保障。这种高品质的鼻烟壶大量出现于拍场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但我们还是被吓了一跳,没有想到价格会涨到这样。以前玉质鼻烟壶不是很受青睐,特别是西方人,他们并不是非常喜欢。但这次拍卖,很多玉质鼻烟壶都拍出了好价钱。”看到这样的热烈反响,Bloch家族作为卖家也受到极大鼓舞,稍晚便宣布计划在未来5年内的9次拍卖会上将全部收藏品共计1700件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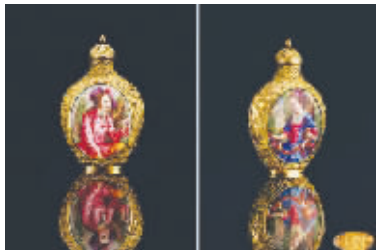
香港的这两场专拍之间,旅居新加坡的英国收藏家格瑞姆伯格(Joe Grimberg)在2010年9月亦在纽约苏富比把自己的全部鼻烟壶藏品一次性

卖出。189件各式烟壶,成交率83%,共录得493万美元。负责此次拍卖的苏富比专家陈映如说:“我75%的时间都在讲普通话。”暗示了原本以海外买家为主的鼻烟壶市场,现在已有相当多中国买家感兴趣。成交结果前10名的拍品中,有9件都被亚洲私人藏家或古董商揽入怀中。

拔得头筹的是清乾隆御制铜胎画珐琅欧式仕女图鼻烟壶(高49厘米),以各色珐琅彩和金彩于两面开光描绘欧洲仕女图,开光外饰褐色地卷草花纹,上覆鎏金铜盖。此烟壶曾由伦敦著名的古董商Robert Hall经手。此次卖出6625万美元,可谓名至实归。

同场另一件清乾隆御制黄料珐琅彩鼻烟壶(高44厘米),透明的黄玻璃瓶身两面以各色珐琅彩绘饰花鸟草虫,以3145万美元顺利易主。还有一件颇有特色的辛丑年(1901年)丁二仲作水晶内画鼻烟壶(高675厘米),(图5.1)自透明水晶壶内,一面绘双鹿栖息于松下,而一旁飞翔着两只蝙蝠;另一面则绘山水高士与金鱼图,技巧精湛。此烟壶曾由生活在香港的伦敦古董商莫士挥(Hugh Moss)经手。此次以1705万美元售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皇室衰落之后,源于宫廷的鼻烟壶也就结束了辉煌。而在宫廷之外,颇具文人风格的内画鼻烟壶则开始繁盛。内画也成为中国千万种鼻烟壶工艺中,唯一专为鼻烟壶而生的。在内画鼻烟壶起初被创造出来时,所用的胚还没有后来这么讲究。那时也还没有对膛的内壁进行磨砂处理,而光滑的表面挂不住墨,



所画内容往往粗糙不堪。之后,内画艺人们用铁砂、金刚砂掺水在壶内滚动,才使内壁细而不滑,如同宣纸一样,适合书画。至于内画所用的带勾的笔,也是师傅传徒弟,一代代人改良,也会根据个人创作的题材进行改进。

像这样有口皆碑的大收藏家之鼻烟壶珍藏专拍,一经推出,往往是大受欢迎。其实,从2004至2008年,佳士得每年都精心呈现“J&J 珍藏鼻烟壶”系列专拍(J&J是著名华裔收藏家李公伟James Li及其已故夫人王菊露Julie的英文字母简称),每场88件,连续5场均大获成功。首场是在2004年4月的香港佳士得,总成交额将近310万美元,成交率100%。当年10大高价鼻烟壶中有8件出自此专场。后面4场则转战纽约佳士得。2005年3月,第二场获得成交额393万美元,成交率98.8%。当年10大天价鼻烟壶中有7件出自此专场。2006年3月,成交率95.45%,总成交318万美元。当年10大天价鼻烟壶中有9件出自此专场。接下来的2007年3月的第4场,总额为296万美元;2008年9月的第5场,共录得257万美元。正如纽约佳士得中国艺术品部专家迈克尔·巴斯(Michael Bass)所说:“J&J的收藏吸引了国际藏家的高度关注,拍卖结果显示出私人藏家对体现中国工艺典范的鼻烟壶的追捧。”



同心致爱 同向致远 ——参加曲靖市罗平烟草2011三八节活动有感

□本报记者 魏新梅

诗经云:“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简兮。”3月的罗平,油菜烂漫,满城尽带黄金甲。在这春光摇曳的季节,罗平烟草分公司的90多位女职工迎来了属于她们特有的节日。

3月5日上午,在九龙镇大龙潭景区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三八”妇女节趣味运动会。来自各基层烟站、机关科室、离退休老同志、女卷烟零售户代表组成的4支参赛队,满载着罗平烟草分公司领导的重视和关爱,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谢老稳代表局党委向全体女职工致以节日的祝贺,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团结奋进、开拓进取的精神,在工作中努力钻

研各项业务技能,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为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生活中弘扬新风、引领文明、促进和谐,做生活事业都成功的时代女性。

新芽吐翠,含苞待放,道此时,是新伊始。运动场上,女队员们竞技于拔河、同心协力、百发百中、跳绳、袋鼠跳等六项趣味活动,而一旁的男士当起了啦啦队,欢笑声、呐喊声此起彼伏。老职工们威风不让当年,年轻人同样是红妆武装都要,每组队员都在严阵以待,奋力拼搏,俨然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运动会。

赛场上,“同心致爱,同向致远”的红幅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满山岗的油菜花把世界染成金黄,桃花正随风飘往每个角落,明媚了一年的时空。

“袋鼠跳”、“同心协力”是集速度、技巧、稳定性于一身的竞技项目,参赛队员们齐心协力,有的队员中途摔倒了,爬起来继续比赛,决不轻易放弃,啦啦队也铆足干劲为每一位队员加油鼓劲。此时的赛场,更似一场家庭聚会,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团结一致的决心。

退休职工刘水云参加了所有项目的比赛,热情劲头一点不输给年青人,获得“最佳风采奖”。40多岁的支部书记刘庆国与女职工玩游戏,跑起来健步如飞,就像20多岁的小伙子那样灵活,充满了活力!“与大家在一起,我也变年轻了”。

罗平分公司三八节活动区三幅横幅,“同心致爱,同向致远”;“立足岗位精细实,无私奉献勇当先”;“展示女性



罗平油菜花海

风采,弘扬时代精神,构建和谐烟草,共创和谐社会”,颇有文化和思想。

《论语》有言:“暮春者,春服既成。童子五六人,冠者六七十,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据了解,罗平烟草分公司一直以来秉持和谐发展理念,把“大成”文化贯穿到各项工作全过程。用“大成”文化促和谐、谋发展,提升软实力和整体竞争力,深得职工好评,活动激发了员工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增强了职工队伍的稳定性和企业的凝聚力。“同心致爱,同向致远”不仅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更是根植于罗平烟草人心中的信念,一种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最朴实的表达。

生活中把自己当成一根柴

□廖忠良

在春光明媚的早上,与几名朋友驾车到离县城近百公里的原始亚森林——蓝山板塘自然保护区,朋友三三两两上山春游踏青去了,把我留在老家乡帮助打点后勤,见到老家乡依然使用柴火做饭,突然想起少年时在家帮着奶奶做饭,奶奶对烧火的一些教导:什么“火要空心,人要虚心”呀,什么“生柴怕猛火”呀,“猛火炒菜,文火煲汤”等等。当时对这些沿袭了几千年的生活常识并不在意,过去几十年的今天突见此景,对照自己过去的大半人生细细品味,还真颇具哲理。

“火要空心,人要虚心”,在用柴火烧饭时一根柴不能燃烧,一把柴挤

在一起,也不能燃烧,如果一次性添入大量的柴,使灶堂内没有一定的空间进入充足的氧气是燃烧的火是旺不起来的。人生也是如此,不管你的才华多高,所受教育多深,文凭有多少,如果你放不下架子,高高在上,那将永远得不到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同样事业也就旺不起来,因此,在现代和谐社会中不仅要团结身边的同志,依靠团体力量,也要在同志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使别人快乐才会有自己的快乐,才能有共同的力量去完成团体的任务。“独木难成林”,柴也如此,也要讲求分工合作,单靠一根柴煮不熟饭;分工不明,一团死水,也是办不成事。

“猛火炒菜,文火煲汤”,炒菜,不

论是炒肚片、腰花、还是炒青菜、白菜,都需要猛火,才鲜嫩可口、不转色变黄。煲粥、炖汤,则只能小火慢炖,否则,难以将菜汁和营养熬出来,即使一些营养熬出来了也会随着大火生成的蒸气挥发掉。这也是常说的张弛、文武之道。工作也是如此,攻坚克难的时候,我们则要以高昂的斗志,用“慢不得、坐不得、等不得”的快节奏办法一鼓作气,用高效率,凝神聚气,瞬间释放方法去解决问题、攻克难关。然而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在更多的时候,则要慢一点:用心思考,看准方向;掌握平衡,寻求快乐;舒展空间,积蓄力量。这也就是古人曰:“掌握火候”法。作为一根柴要懂得什么时候充分发挥火力的作用,

什么时候则需要温和稳重。

“干柴少焰,湿柴多烟。”柴太干了,然烧容易,入火化为灰烬也容易,起不了大的火焰,没有大的火力,柴不干,难以点燃,燃烧不充分,滚滚浓烟,同样也没有火力。做“柴”跟做“人”一样,也要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掌握灵活性,两者相互统一。没有原则,事会办得乱七八糟,团体会弄得乌烟瘴气,害人又害己;只讲原则不掌握灵活性,不讲人情世故,到头来也只是折戟沉沙,灰飞烟灭。怎样做到不湿也不干是柴之难为也是人之最难,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把自己当成一根柴,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温热,为企业发展奉献自己的身躯去烧开一方热水。

往事如“烟”

□冯骥才

从家族史意义上说,抽烟没有遗传。虽然我父亲抽烟,我也抽过烟,但在烟上我们没有基因关系。我曾经大抽其烟,我儿子却绝不沾烟,儿子坚定地认为不抽烟是一种文明。看来个人的烟史是一段绝对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而且在开始成为烟民时,就像好小说那样,各自还都有一个“非凡”的开头。

记得上小学时,我做肺部的X光透视检查。医生一看我肺部的影像,竟然朝我瞪大双眼,那神气好像发现了奇迹。他对我说:“你的肺简直跟玻璃的一样,太干净太透亮了。记住,孩子,长大可绝对不要吸烟!”

可是,后来步入艰难的社会。我从事仿制古画的单位被“文革”的大锤击碎。我必须为一家塑料印刷的小作坊跑业务,天天像沿街乞讨一样,钻进一家家工厂去寻找活计。而接洽业务,打开局面,与对方沟通,先要敬上一支烟。烟是市井中一把打开对方大门的钥匙。可最初我敬上烟时,却只是看着对方抽,自己不抽。这样反而倒有些尴尬。敬烟成了生硬的“送礼”。于是,我便硬着头皮开始了抽烟的生涯。为了敬烟而吸烟。应该说,我抽烟完全是被迫的。

儿时,那位医生叮嘱我的话,那句金玉良言,我至今未忘。但生活的警句常常被生活本身击碎。因为现实总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还会叫真理甘败下风。当然,如果说起我对生活严酷性的体验,这还只是九牛一毛呢!

古人以为诗人离不开酒,酒后的放纵会给诗人招来意外的灵感;今人以为作家的写作离不开烟,看看他们写作时脑袋顶上那份纷纭缭绕的烟缕,多么像他们头脑中翻滚的思绪呵。但这全是误解!好的诗句都是在清明的头脑中跳跃出来的;而“无烟作家”也一样写出大作品。

他们并不是为了写作才抽烟。他们只是写作时也要抽烟而已。

真正的烟民全都是无时不抽的。

他们闲时抽,忙时抽;舒服时抽,疲乏时抽;苦闷时抽,兴奋时抽;一个人时抽,一群人更抽;喝茶时抽,喝酒时抽;饭前抽几口,饭后抽一支;睡前抽几口,醒来抽一支。右手空着时用右手抽,右手忙着时用左手抽。如果坐着抽,走着抽,躺着也抽,那一准是头一流的烟民。记得我在自己烟史的高峰期,半夜起来还要点上烟,抽半支,再睡。我们误以为烟有消闲、解闷、镇定、提神和助兴的功能,其实不然。对于烟民来说,不过是这无时不伴随着他们的小小的烟卷,参与了他们大大小小一切的人生苦乐罢了。

我至今记得父亲挨整时,总躲在屋角不停地抽烟。那个浓烟包裹着的一动不动的蜷曲的身影,是我见到过的世间最愁苦的形象。烟,到底是消解了还是加重了他的忧愁和抑郁?

那么,人们的烟瘾又是从何而来?

烟瘾来自烟的魅力。我看烟的魅力,就是在你把一支雪白和崭新烟卷从烟盒抽出来,性感地夹在唇间,点上,然往事如“烟”后深深地将雾化了的带着刺激性香味的烟丝吸入身体而略感精神一爽的烟丝吸入身体而略感精神一爽的那一刻。即抽第一口烟的那一刻。随后,便是这吸烟动作的不断重复。而烟的魅力在这不断重复的吸烟中消失。

去年,我去北欧。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一个小烟摊前,忽然一个圆形红色的形象跳到眼中。我马上认出这是父亲半个世纪前常抽的那种英国名牌烟“红光”。一种十分特别和久违的亲切感拥到我的身上。我马上买了一盒。回津后,在父亲祭日那天,用一束淡雅的花衬托着,将它放在父亲的墓前。这一

瞬间叫我感到了父亲在世一般的音容,很生动,很贴近。这真是奇妙的事!虽然我明明知道这烟曾经有害于父亲的身体,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希望彻底撇掉它。但在父亲离去后,我为什么又把它十分珍惜地自万里之外捧了回来?

我明白了,这烟其实早已经是父亲生命的一部分。

从属于生命的事物,一定会永远地记忆着生命的思想,特别是在生命消失之后。我这句话是广义的。

物本无情,物皆有情,这两句话中间的道理便是本文深在的主题。

其实,世界上大部分事物的魅力,都在这最初接触的那一刻。

我们总想去再感受一下那一刻,于是就有了瘾。所以说,烟瘾就是不断燃起的“抽上一口”——也就是第一口烟的欲望。这第一口之后再吸下去,就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习惯性的行为。我的一位好友张贤亮深谙此理,所以他每次点上烟,抽上两三口,就把烟按死在烟缸里。有人说,他才是最懂得抽烟的。他抽烟一如赏菊。并说他是“最高品位的烟民”。但有人说,这第一口所受尼古丁的伤害最大,最具冲击力,所以笑称他是“自残意识最清醒的烟鬼”。但是,不管怎么样,烟最终留给我们的发黄的门牙和夹烟卷的手指,熏黑的肺,咳嗽和痰喘,还有难以谢绝的烟瘾本身。

父亲抽了一辈子烟。抽得够凶。他年轻时最爱抽英国老牌的“红光”,后来专抽“恒大”。“文革”时发给他的生活费只够吃饭,但他还是要挤出钱来,抽一种军绿色封皮的最廉价的“战斗牌”纸烟。如果偶尔得到一支“墨菊”、“牡丹”,便像今天中了彩那样,立刻眉开眼笑。这烟一直抽得他晚年患“肺气肿”,肺叶成了筒形,呼吸很费力,才把烟扔掉。

10多年前,我抽得也凶,尤其是写作中。我住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写长篇时,四五个作家挤在一间屋里,连写作带睡觉。我们全抽烟,天天把小屋抽成一片云海。灰白色厚厚的云层静静地浮在屋子中间。烟民之间全是有福同享。一人有烟大家抽,抽完这人抽那人。全抽完了,就趴在地上找烟头。凑几个烟头,剥出烟丝,撕一条稿纸卷上,又一支烟。可有时晚上躺下来,忽然害怕桌上烟火未熄,犯起了神经质,爬起来查看查看,还不放心。索性把新写的稿纸拿到枕边,怕把自己的心血烧掉。

烟民做到这个份儿,后来戒烟的过程必然十分艰难。单用意志远远不够,还得使出各种办法对付自己。比方,一方面我在面前故意摆一盒烟,用激将法来捶打自己的意志;一方面在烟瘾上来时,又不得不把一支不装烟丝的空烟斗叼在嘴上。好像在戒奶的孩子的嘴里塞上一个奶嘴,致使来访的朋友们哈哈大笑。

只有在戒烟的时候,才会感受到烟的厉害。

最厉害的事物是一种看不见的习惯。当你与一种有害的习惯诀别之后,又找不到新的事物并成为一种习惯时,最容易出现的便是返回去。从生活习惯到思想习惯全是如此。这一点也是我在小说《三寸金莲》中“放足”那部分着意写的。

如今我已经戒烟十年有余。屋内烟消云散,一片清明,空气里只有观音竹细密的小叶散出的优雅而高逸的气息。至于架上的书,历史的界线更显分明:凡是发黄的书脊,全是我吸烟时代就立在书架上的;此后来者,则一律鲜明夺目,毫无污染。今天,写作时不再吸烟,思维一样灵动如水,活泼而光亮。往往看到电视片中出现一位奋笔写作的作家,一边皱眉深思,一边喷云吐雾,我会哑然失笑。并庆幸自己已然和这种糟糕的样子永久地告别了。